

事績取調書

故 大音 龍太郎

龍太郎ハ菱陀ト號ス近江國伊香郡大音村ノ郷士ニシテ家
世々閑守タリ幼ニシテ大岡松堂ニ學ヒ尋イテ岩垣月洲内介
更ニ河田迪齋ニ師事シ昌平賢ニ入り廣ク名士ニ交ル文久三年
歸御閑守ニ出仕ス慶應二年天下騷然乃京都ニ出テ勤王
ノ運動ニ関係ス同三年岡山藩校ノ教頭ニ聘セラル明治元年二月
世變ヲ見テ蹶起東山道征討總督先鋒ニ屬レ三月賊情探偵
トシテ越後國ニ入り具ニテ苦ヲ嘗メ佐幕ノ雄藩ヲ説服シテ王
事ニ勤メシム四月宣監トナリ上野國ニ出陣大監察トナリ尋イテ
岩鼻知縣事ニ任セラル困難ナル維新ノ民治ニ鞅當テ同二年
八月彦根藩小参事トナリ權大参事ニ進ム同四年七月廢藩大
藏省ニ出仕ス同七年征臺ノ役起リ蕃地事務局置カルヤ
己ニ轉任ス同年大藏卿ノ命ニヨリ萬國公法ヲ和譯ス同十年
西南ノ役起ルヤ嫌疑ヲ以テ獄ニ下リ幾何モ無クシテ赦サレ野ニ隱レテ
文學ヲ娛ミ青年ノ教化等ニ盡マ 龍太郎性磊落不西鶴奇
大ニ富ミ詩文ニ長ス大音テ養氣歌ヲ作ル言々肺腑ヲ出テ
掀天ノカアリテ當時ノ士ヲ奮起セシム此長音備「破涕ヲ笑」
ニ收メテ出版セリ大正元年十月廿三日東京ニ没ス年七十三

參考資料

養氣歌並引

宋之丞相囚于胡之獄中作正氣歌。其言悲憤痛快。千載之下使忠臣烈士不覺淚下而不能讀之。近世東洲遇時不淑。後續正氣歌亦使讀之有感慨奮發不已焉。予夙慕丞相其人。及長而周遊天下。閱歷世故。其尚流離顛沛。歟死者數矣。而未死者豈非賴正氣有濟之歟。及讀東洲詩乃益知養此氣。自謂養之尤且至可以贊天地化育也。因作此詩。名曰養氣歌。庶幾忠臣烈士見之而有所復養養而大發也。有成。是豈唯吾徒之幸而已哉。神州之幸也已。

天地正明氣、千古未消歇。只直以養之、沛乎及万物。日月稷以明、人物賴以治。况我神州土、其氣所凝結。較之五大洲、亦無他可匹。山川皆明麗、之臣盡俊逸。而吾胡有者。亦以此氣出。非時無饑饉、只要能充實。在莽廿七霜、問何所赴歷。十三失意世悲哀、為沈疾。十七失嚴父、日夜唯泣血。兄弟有七人。前後相繼歿。遭此大不幸、吾志宜蹉跌。尚賴一氣存。凜然不可奪。從此好漫遊、高舉如秋鶴。北海駕狂濤、深入髻夷窟。南山踐嵯峨、幾宿虎狼穴。學劍東武城、時當三伏執。貧困不可言、只披一毛褐。讀書羽墨山、破窓對積雪。赤身豈不寒。所賴片一篋、如此万幸若。

歸來只有古。黃茅高於門，狐狸戲蓬華。家產揮蕩盡。而交
媿吾絕。古有貧而仕，豈敢徒鋪設。忽然就羈絆。外斗勞
腰膝。候羸監吏門，便如為抱閔卒。梅福藏吳門。尚欠煥丹術。秋
鷹思冲天，條韜何日晚。逸驥志千里，哀鳴何人察。一匹剛強氣
少時不能屈，或時誤放口。請忘因人嫉，或時陷網羅。或時嬰縲
紲，不憚自取之。益咲謀生拙，於是補決息。便將乞骸骨，獨奈
君恩深。不忍輒分別，不去累且至。去則為永訣，彼此撥方寸
肝膽欲裂。吡哉無用事，各身何足說

天下今多難，妖霧覆天日。四夷迫內海，就中英與佛。今
夷非昔夷，其智亦巧黠。砲艦嚇虛聲，勢如山突兀。使彼懦夫
輩，見之先戰慄。不知誰揚言，隣國可和睦。彼哉狗彘徒，何忍
受污鱗。借地牛皮大，根脚已難拔。建以天主堂，禍加於佛刹。其
說蔑君臣，百端縱奇請。此而置不問，莫覆趙宋轍。譬之烈風，奔
起千蕪花末，須臾動天地。老木盡摧折。至尊為憂憤，廟廊
物議聒。一朝祭大政，西朝庭賜黃鉞。時宜不能征，因循事中輟。
當此擾亂間，正氣大希世。其氣降在下，草莽起英哲。或為國獻
言，或殺身立節。或臨仲連海，或採伯夷蕨。或嘯聚南山，時乎
皆敗蹟，或奮斧東海，分乎六符鎖。其所為雖異，概可謂激烈
矣。天害不弔，一則比坤心稿。

然氣之未暢，猶有所言留聲。到其嗚呼動也，兵塵及鞏關，群國遂

徵兵。羽檄相馳突，跌三走東西，砲車聲學々。屋舍罹兵燹，
市泊跡如埤。壯者幸逃亡，老婦只嗚咽。代冠不記名。狼藉有誰
撤。兵禍竟未解，連綿三年圍。徭戍戶課丁。驅役供鞭撻，加旃荒
凶際。五穀不實，物價追日騰。勢不可禁遏，內患與外寇。其憂
實非一。內患和則得，外寇戍可殺。獨奈物價騰。才民迫飢渴。悲
哉無告者。流轉為丐乞，民是國之本。本亡國必滅。大倉已空
三，以何能賑卹。

事之到今日，豈云無故孽。曾有地震誠，海嘯而山缺。又有流
疫變。彗星映旱魃。天譴豈不懼。下土有所罣，既往悔何為。要
無後事矣。

寄語當路人，治國在補弼。補弼得其人，言實澤國中溢。武丁
一傳說，中興如何法。齊桓一伊吾，後世免被髮。吾欲往訴之，道路
何悠忽。天門深九重，哀情不得達。宜使懷壁人。楚山泣山則，
繹其所以然。元因言路窒，言路已不開。豈宜室內謁。奸佞橫得
志，才正盡譴黜。而到共為政。時權委門閥。門閥常與入，其說
何迂闊。彼哉位卑下，彼哉言陋方。安知卑卑陋，其實涉綏密。
小才適可取，竹頭與木屑。大才若璞玉。彫琢以萬鎰。詳言如匠
人材，小大先預設。相兼為之用。嚴然作巨室。若欲能用之，先要
氣宇豁。安能如犬馬。均秉以常律，周公信大聖。吐握求賢
切。况乎今人君，大亂與誰撥。痛哉吾王土。氣象盡委萎。

遂移奢侈風、舉世忌朴質、豈止管三歸。可謂季八伯其用
竟不足。見利殊織悉、浚利膏血液。投之如榛栗乃侯胥吏
輩、縱橫弄刀筆、虐民猛於虎。其毒如蝮蝎。此尚不能黷、
黎民無遺孑。嗟坐待兵亡、寧如快自割。

已而亦自解、中心漸倍悅。天未喪邦家。必有正氣發。方正
賴此舉、好待賴此蹶。國休賴此立、四夷可討伐。神后征三韓、我
咸震胡羯、尔未千余年、豐氏實英傑。海外向真軌、祖
意始繼述。神州所為神、如此能事事。附鳳吳攀龍。會當
有歲月、仰俟英雄興。伏俟海宇謐。彼明々青天、吾心冰雪
潔、只合養此氣、心膽鍊如鐵。